

程

韋安道傳

虞初志八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舉進士
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
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
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宦者
持大仗衣畫袴袞夾道前驅亦數十輩
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
近侍才人官監之屬亦數百人中

傘傘下見衣珠畢之服乘大馬如后主
之飾美麗光艷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
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
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
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
衢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
有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
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

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
曰公但向此去由里門舊墻而南行百
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
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
者出應問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宦者
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
大門如戟門者宦者入通頃之又延入
有紫衣官監與安道語於庭延入一

官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官監人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導從者數人官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

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官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衆樂羅列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官監引安道自西堦而上頃之見殿內官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

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
殿中乃微聞環佩之聲有美婦人偻首
飾禕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門西向與安
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
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
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
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
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

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
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
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
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
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
舅姑始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
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偁夫人乘黃犢之
車車有金畢班文玉飾蓋人間所謂庫

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儻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覩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纔

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旣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即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

惟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座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瑤羅紈蓋十數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閹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

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真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惧明

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
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
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皆鼻口流
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
某所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
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
崇儼以大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
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

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
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
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
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
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
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
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拏擢
噴毒聲如群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

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啣然之聲而滅
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
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錯角呼奔
而至旣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
旣而箕明真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
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一符籙
法也但可掃制狐魅耳今旣無効請更
贖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徵八方厚地山

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
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
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闕崇儼曰神祇所
爲魅者則某術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
知也請誠自見而願之因命於新婦院
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
方肅容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
擊奄然自倒稱罪請命目皆鼻口流血

於地真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
真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
爲之柰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
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
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
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
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
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

由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
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
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
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即
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
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章郎
同去真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
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

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狀之人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劍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已而又有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與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

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女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為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當在其家本願與延壽三百

歲使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
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
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
過之恐不勝任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
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
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
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
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

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
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
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
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
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
決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
玉珠璫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
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

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
具述前夢與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爲
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
帝玉功臣圖視之與祕府之舊者皆驗
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

韋安道傳終

廣陵妖亂志

虞初志四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
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
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
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
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
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貺遂絕駢
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

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禳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駙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

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卜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冥助遂修崇之廼廊曲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即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山好樓居請於公廨邛北

跨河爲迎仙。按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成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肩鏹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窻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

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祆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群仙來往。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畧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佐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

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
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
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
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
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
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
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
鬢綠兩行魏岫拂眉青韋郎年少耽閑

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
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
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
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
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
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
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
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

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
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
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
數字帖於碑上湏臾去石乃行觀者互
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有
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
借耕牛牽碑悞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
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壞墉而進

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
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
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
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
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爲之
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盡粉者駢
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
手足生踈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

女界六
五
婦人衣匿于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
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
遂出皮囊中彘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
格鬪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
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
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江陽縣尉薛失
其名亦用之黨也忽一日告駢曰夜來
因巡警至后土廟前見無限陰兵其中

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為鹽城者不為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

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
災郭邑之聞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
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
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
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
道家畢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
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
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

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
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
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
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
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
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
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
捩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

仰視空闊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
飛鍊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
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
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
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鍾之地富商
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群
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絜行旣惠悟

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箠匿家
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群
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旣孤且貧其
舅徐魯仁調給之歲餘通于魯仁室爲
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微弘
微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
驅役考召之術弘微旣死用之復客于
廣陵遂穀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

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冥法者
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
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
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詣渤海
親从俞公楚公楚竒之過爲儒服目之
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召試
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
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

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
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
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父客廣陵公
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
得失渤海益竒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
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
日以踈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
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

金寶悅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見利忘
義上下相蒙大逞祆妄仙書神符無日
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賄賂公
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
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
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
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
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店吏陰狡兇狠

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
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
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
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者縱謹靜端然
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
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祆人呂用之之黨也
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

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火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祆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道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

累遷監鈇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克邪陰狡用之箴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祆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

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
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
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
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
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
欵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
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搔捫指
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

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
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
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
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
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
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
殷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
人鞭背殆半光啓二年僞朝授殷兼御

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既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燻撮其鬢髮頃剋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于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于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駟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

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仇人剋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峯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於逆旅善書計因出入府庭遂聞於搢紳始爲監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調

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
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利國監尋
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
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
兼摧糴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
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廝養
輩必斂衽以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素
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

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
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汚官省三數年
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榮知兩
使旬務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
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
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
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仇人所殺棄屍
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

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
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
笑端

予讀溫公通鑑載高千里爲張呂迷
惑事則甚疑之以爲千里本才士且
有將略乃受左道愚弄不異兒童豈
耄年喪志而然邪及考他書始知是
記出于羅隱隱嘗不禮於千里作此

快之其間增飾之誣固自不免溫公
乃信之不疑如李蘩鄴侯家傳詞多
虛美則又盡載無遺其楊右相冰山
之說亦開元遺事之僞也人謂史遷
好奇多愛溫公亦未免邪

廣陵妖亂志



